

凡例

一、曾文正公學問事功。皆彪炳一代。謂之政治家可。謂之文學家理學家亦無不可。得其一鱗一爪。已足窺豹一斑。今彙刊全集。則其弸中彪外。施於國。刑於家。修於身者。纖悉靡遺。而公之全面目見矣。

二、市上印行公集者甚多。編次往往少有系統。而訛奪又十之八九。讀者病焉。今重加編定。別爲六類。類復分目。苟能依類閱讀。則條理秩然。而無凌雜之患矣。其訛奪之處。亦多所補正。

三、公生平所著書。統具於是。故謂之全集。至如編纂手鈔之書。如經史百家雜鈔。十八家詩鈔之類。當另爲印行。性質不同。讀者之需要各異。故也。各就所需購備。亦普及之一法耳。

四、板式字體以及校勘種種。均極注意。但仍當繼續改進。俾臻完善。以副讀者之雅意。

五、書首撰有傳狀。公之平生可詳也。附有肖像。公之儀容可接也。印有真蹟手札。公之風度可見也。置此一書。無異與公共處於一堂。

六、全集共分七類。一、總類。二、文學類。三、學術類。四、奏疏類。五、函牘類。六、修治類。七、家書類。

民國二十五年六月編者識

版 古 字 仿

曾正文公全集

目 總

傳 文 年 文 詩 集 譜
書 手 奏 孟子要略 鳴原堂論文
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

續札 稿 集 集

批 日 讀 書 錄 記 續
雜 治 兵 語 錄 著
榮 家 嘉 言 訓 書 鈔
大 附 事 記 書 訓 書 鈔
哀 錄 記 書 訓 書 鈔
榮 大 事 記 書 訓 書 鈔

世 界 書 局 印 行

第一冊

傳
年
譜

文
集

詩

鳴原堂論文

孟子要略

仿古字版

曾國藩傳

世界書局印行

原书空白

曾國藩傳



曾國藩字滌生號伯涵湖南湘鄉人。曾氏自清初由衡陽遷湘鄉。曾祖竟希德望爲鄉里所敬重。祖玉屏以力田好善聞。父麟書困苦於學。授徒自給。國藩九歲畢五經十五讀周禮儀禮史記文選。二十三入縣學。次年鄉試中式。會試不售。留京師。窮研經史。好昌黎韓氏之文。又明年再報罷。貸百金過金陵。盡以購書歸。而誦習益勤。至道光十八年成進士。改翰林院庶吉士。二十年散館。授檢討。二十三年三月大考二等。以侍講陞用。六月充四川鄉試正考官。七月補侍講。十二月充文

淵閣校理。二十四年轉侍讀。二十五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。五月遷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。九月轉左庶子。旋陞翰林院侍講學士。十二月充日講起居注官。二十六年充文淵閣直閣事。二十七年五月大考一等。遇缺題奏。六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。二十八年稽察中書科事務。二十九年正月陞禮部右侍郎。八月署兵部左侍郎。三十年正月宣宗崩。文宗即位。國藩遵旨上疏議郊配廟祔禮。上深贊之。三月又應詔陳言。疏曰。今日所當講求者。惟在用人。人才不乏。欲作用而激揚之。則賴皇上之妙用。有轉移之道。有培養之方。有攷察之法。三者不可廢一。臣觀今日京官辦事通病有二。曰退縮。曰瑣屑。外官辦事通病有二。曰敷衍。曰顛頽。習俗相沿。但求苟安無過。不肯振作有爲。將來一遇艱鉅。國家必有乏才之患。今遽求振作之才。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。臣愚以爲欲令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。莫若使從事於學術。又必皇上以身作則。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。臣致聖祖登極後。勤於學問。儒臣逐日進講。寒暑不輟。召見廷臣。輒與往復討論。當時人才濟濟。好學者多。康熙末年。博學偉才。大半皆聖祖教誨成就之。皇上春秋鼎盛。正符聖祖講學之年。臣請俟二十七月後。舉逐日進講例。四海傳播。人人向風。召見臣工。從容論難。見有才者。則勗之以學。以痛懲模棱罷軟之習。見有才者。則愈勗之以學。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。十

年以後。人才必大有起色。此轉移之道也。內閣六部翰林院爲人才薈萃之地。內而卿相。外而督撫。率出於此。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。培養之權。不得不責成堂官。所謂培養有數端。曰教誨。曰甄別。曰保舉。曰超擢。堂官於司員。一言嘉獎。則感而圖功。片語責懲。則畏而改過。此教誨不可緩也。榛棘不除。則蘭蕙減色。害馬不去。則麒麟短氣。此甄別不可緩也。嘉慶四年十八年。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。此保舉成案也。雍正間。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薦。放知府。嘉慶間。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。入南齋。此超擢成案也。蓋嘗論之。人才譬若禾稼。堂官之教誨。猶種植耘耔也。甄別。猶去稂莠。保舉。猶灌溉也。皇上超擢。譬之甘雨時降。苗勃然興也。堂官時常到署。猶農夫日在田間。乃熟稽事。今各衙門堂官多內廷行走之員。或累月不到署。自掌印主稿外。司員半不識面。譬之嘉禾稂莠。聽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。而農夫不問。教誨之法無聞。甄別之例亦廢。近奉明詔保舉。又但及外官。不及京秩。培養之道。不尙有未盡者哉。頃歲以來。六部人數日多。或廿年一差。不遷一秩。而堂官多直內廷。本難分身入署。又或兼攝兩部。管理數處。縱有才德俱優者。曾不能徵堂官之顧。又烏能達天子之知。以數千人材。近在眼前。不能加意培養。甚可惜也。臣愚欲請皇上稍爲酌量。每部須

有一二三掌官不入內廷者。令日日到署。與司員相砥礪。翰林掌院亦須有不直內廷者。與編檢相濡染。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。長官一一周知。皇上不時詢問。某也才。某也直。某也小知。某也大受。不特屬官優劣燦呈。即長官淺深。亦可互見。旁考參稽。而人衡門之人才。同往來聖主之胸中。彼屬官者。但令姓名達於九重。不必陞官遷秩而已。感激無地。然後保舉之法。甄別之例。次第舉行舊章。皇上偶有超擢。則梗柵一陞。而草木之精神皆振。此培養之方也。古者詢事攷言。二者兼重。近來各衡門辦事。小者循例。大者請旨。本無才猷可見。莫若於言考之。而召對臣言。天威咫尺。不宜喋喋便佞。則莫若於奏摺考之。國家定例。內而九卿科道。外而督撫藩臬。皆有言事之責。各省道員。亦許專摺言事。乃十餘年間。九卿無一人陳時政得失。司道無一摺言地方利病。科道奏疏。無一言及主德隆替。無一摺彈大臣過失。一時風氣。不解其所以然。本朝以來。匡言主德者。如孫嘉淦。以自是規高宗。高銑以寡慾規宣宗。皆優旨嘉納。糾彈大臣者。如李之芳劾魏裔介。彭鵬劾李光地。後四人皆爲名臣。至今傳爲美談。直言不諱。未有盛於我朝者也。皇上御極之初。特詔求言。而寢答倭仁之諭。臣讀之。至於抃舞感泣。然猶有過慮者。誠見皇上求言甚切。諸臣紛紛入奏。或條陳庶政。頗多雷同。或彈劾大臣。懼長攻訐。臣愚願皇上堅持聖意。借奏摺爲考。

覈人才之具。永不生厭斂之心。涉於雷同者。不必交議而已。過於攻訐者。不必發鈔而已。此外則但見有益。不見有損。今考九卿賢否。憑召見應對。考科道賢否。憑三年京察。考司道賢否。憑督撫考語。若人人建言。參互質證。豈不更爲覈實乎。此攷察之法也。奏入。諭稱其剴切明辨。切中事情。命百日後舉行日講。國藩旋條陳日講事宜。下部議格不行。六月。署工部左侍郎。咸豐元年五月。署刑部右侍郎。十月。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。二年正月。署吏部左侍郎。六月。充江西鄉試正考官。旋丁母憂。回籍時。廣西洪秀全倡亂。進湖南。圍長沙。不克。攻湖北武昌。陷之。連陷沿江郡縣。江南大震。初。敵至長沙城南。穿地道爇火藥。城崩八丈。以總兵瞿騰龍苦戰得完。然敵竟從容渡湘去。諸軍近萬人。但幸其去。莫敢問其踪跡也。十一月。乃命國藩會同湖南巡撫張亮基。辦理本省團練。搜剿土匪。時塔齊布尙以都司署撫標參將。國藩奏稱其奮勇耐勞。深得民心。並云。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。臣甘同罪。請旨獎敍。專令督除剿敵。會秀全破金陵。逆流西上。曉鄂郡縣相繼淪陷。上以國藩所練鄉勇得力。剿匪著有成效。諭令馳赴湖北剿辦。國藩以爲賊所以姿意往來者。由長江無軍官扼禦故也。乃駐衡州。造戰艦。練水軍。勸捐助餉。四年二月。奏請將原任湖北巡撫楊健從祀。鄉賢。下部議處。尋議降二級調用。復督師東下。三月。與敵接戰岳州。四月。

又戰靖港。各軍相繼潰退。國藩立旗岸上。仗劍呼曰。過旗者斬。士皆繞旗旁下退。國藩憤甚。投水死。以救得免。乃有裁汰所部。添造戰船之議。未幾。得旨革職。仍准專摺奏事。時國藩已遣守備楊載福知縣彭玉麟與塔齊布合擊於湘潭。大破之。復其城。敵退踞岳州。七月。國藩攻克之。燬其舟。敵浮舟上攻。再破之。遂與塔齊布水陸追擊。自城陵磯二百餘里。剽洗淨盡。賞三品頂戴。九月。復武昌漢陽。盡焚裏河敵舟。賞二品頂戴。署湖北巡撫。賞戴花翎。旋以國藩力辭。賞兵部侍郎銜。辦理軍務。毋庸署理巡撫。國藩建三路進兵策。奏言。江漢肅清。賊之回巢抗拒者。多集興國。蘄州。廣濟諸屬。自巴河至九江。節節皆有賊船。擬塔齊布由南路進攻興國。大冶。湖北。督臣派兵由北路進攻蘄州。廣濟。臣由江路直下。與陸軍相輔爲進止。如所謂行。國藩揚帆而下。連戰勝敵。蘄州敵來攻。再破之。會塔齊布復興國。大冶。時敵以田家鎮爲巢穴。蘄州爲聲援。自州至鎮四十餘里。沿岸築土城。設礮位。對江轟擊。橫鐵鎖江上。以阻舟師。南岸半壁山。富池口。均大股悍敵駐守。舟楫往來如織。國藩計欲破田鎮。當先奪南岸。十月。寧紹台道羅澤南大破之半壁山。克之。國藩部署諸將。分戰船四隊。一隊扼敵上進。二隊備爐翦椎斧。前斷鐵鎖。敵礮船護救。三隊圍擊之。沈二艘。敵不敢近。須臾鎔旅鎖斷。敵驚顧失色。率舟遁。四隊駛而下。追及於鄖穴。東南風大。

作舟不能行。圍而焚之百里內外。火光燭天。陸軍自半壁山呼而下。悉卒田鎮富池口營壘。蘄州敵遁。是役也。斃敵數萬。燬其舟五千。遂與塔齊布復廣濟黃梅孔壠口小池驛上游。江面肅清。進圍九江。十二月。上以國藩調度有方。賞穿黃馬褂。並諸珍物。國藩遣水軍攻湖口梅家洲。以通江西餉道。五年。敵竄武昌。分股乘夜。由小池口襲焚國藩戰艦。戰失利。越數日。大風復壞舟數十。國藩迺以其餘遣署湖南按察使李孟羣。知府彭玉麟。及湖北布政使胡林翼所帶陸軍。回援武漢。親赴江西造船募勇。增立新軍。連破姑塘都昌。進攻湖口。大敗之。七月。湖南提督塔齊布卒。國藩馳往九江。兼統其軍。八月。水軍復湖口。九月。補兵部右侍郎。六年。石達開竄江西。郡縣多陷。國藩馳赴省城。遣道員彭玉麟統內湖水師。退駐吳城。以固湖防。同知李元度回剿撫州。以保廣信。諸將分扼要地。先後復進賢。建昌東鄉。豐城。饒州。連破撫州樟樹鎮羅溪。瓦山。吳城之敵。會同湖北援師。知縣劉騰鵠。同知曾國華等。大破之。瑞州。復靖安。安義。上高。自江西達兩湖之路。賴以無梗。七年正月。復安福。新淦。武寧。瑞昌。德安。奉新。軍聲大振。不一歲。石達開敗遁。江西獲安。國藩力也。二月。丁父憂。上諭賞假三個月。回籍治喪。俟假滿後。再赴江西督辦軍務。尋固請終制。上諭俟九江克復。江西肅清。賞假令其回籍營葬。俾得忠孝兩全。國藩復奏稱江西各營。安謐。

如常毋庸親往撫馭。並歷陳才難宏濟心抱不安。奉旨先開兵部侍郎缺。暫行在籍守制。江西如有緩急。卽行前赴軍營以資督率。八年五月。命辦理浙江軍務。移師援閩。閩敵分股竄擾江西。國藩遣道員李元度破之廣豐玉山。張運蘭復安仁。時國藩駐軍建昌。東南北三路皆敵。國藩計東路連城敵勢已衰。閩事不足深慮。北路景德鎮乃大局所關。又較南路信豐爲重。乃遣張運蘭攻景德鎮。道員蕭啓江追剿信豐之敵。九年。蕭啓江破之南康。克新城墟。池江敵巢。遂復南安。解信豐圍。敵竄湖南。將由粵黔入蜀。國藩隨檄蕭啓江馳赴吉安。援應湖南。張運蘭復景德鎮。浮梁縣江西肅清。餘敵竄皖南。國藩奉命防蜀。行至陽邇。奉諭皖省賊勢日張。飭籌議。由楚分路剿辦。國藩回駐巴河。簡校軍實。因奏言。自洪楊內亂。鎮江克復。金陵逆首凶燄久衰。徒以陳玉成往來江北。勾結捻匪。廬州浦口三河等處。蠻挫我師。遂令皖北之糜爛日廣。江南之賊糧不絕。欲廓清諸路。必先破金陵。欲破金陵。必先駐重兵滌和。而後可去江南之外屏。斷蕪湖之糧路。欲駐兵滌和。必先圍安慶。以破陳逆之老巢。兼擣廬州。以攻陳逆。所必救。進兵須分四路。南則循江而下。一由宿松石牌規安慶。一由太湖潛山規桐城。北則循山而進。一由英山霍山攻舒城。一由商城大安規廬州。南軍駐石牌。則與福建水師提督楊載福黃石磯之師聯爲一氣。北軍至六

安州。則與壽州之師聯爲一氣。國藩請自規安慶。協領多隆阿綏靖鎮總兵鮑超取桐城。署湖北巡撫胡林翼取舒城。荆宜施道李續宣規廬州。奏入。上是之。十年二月。陳玉成攻太湖。國藩分兵破之。旋因金陵大營分兵援浙。城中悍敵。大股出撲。統帥和春張國樑以兵單敵衆。退守丹陽。旋皆戰歿。兩江總督何桂清棄常州奔上海。致蘇常連陷。勢甚蔓延。四月。上特命國藩馳赴江蘇。並先行賞加兵部尙書銜。署理兩江總督。六月實授。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。七月。命皖南軍務統歸國藩督辦。十一年。國藩進駐祁門。督飭楊載福。按察使彭玉麟。道員曾國荃等諸軍。水陸夾擊。爲逐層掃蕩之計。先後復黟縣都昌彭澤東流建德休寧徽州義寧各城。悍敵數萬踞安慶。久不下。曾國荃副都統多隆阿等圍之。陳玉成來援。諸軍擊走之。拔其城。敵無脫者。進復池州銘山無爲銅陵及泥汊神塘河運漕東關各隘。十月。穆宗御極。加太子少保銜。令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。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。國藩力辭。上不許。先是。敵圍杭州。國藩疊奉援浙之命。咨令太常寺卿左宗棠統軍入浙。檄按察使張運蘭副將孫昌圖等。水陸各營。均歸調度。以厚兵力。並撥給錢漕釐金。以清所部積欠。因奏稱。左宗棠前在湖南撫臣駱秉章幕中。贊助軍謀。兼顧數省。其才實可獨當一面。憲明降諭旨。令左宗棠督辦浙江全省軍務。上以浙江巡

撫王有齡及江蘇巡撫薛煥不能勝任。命國藩察看具奏。並迅速保舉人員。候旨簡放。國藩奏言。蘇浙兩省。羣賊縱橫。安危利鈍。繫於巡撫一人。王有齡久受客兵挾制。難期振作。欲擇接任之人。自以左宗棠最爲相宜。惟此時杭州被困。必須王有齡堅守於內。左宗棠救援於外。俟事勢少定。乃可更動。至江蘇巡撫一缺。目前實無手握重兵之人。可勝此任。查有臣營統帶淮揚水師之福建延建邵遺缺道員李鳩章。勁氣內斂。才大心細。若蒙聖恩擢署江蘇巡撫。臣再撥給陸軍。便可馳赴下游。保衛一方。奏入。上皆特如所請。復因杭州失守。奏陳補救之策。同治元年正月。命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。國藩奏言。自去秋以來。疊荷鑄恩。臣弟國荃。又拜浙江按察使之命。一門之內。數月之間。異數殊恩。有加無已。感激之餘。繼以悚懼。懇求皇上念軍事之靡定。鑒微臣之苦衷。金陵未克以前。不再加恩於臣家。又前此疊奉諭旨。飭保薦江蘇安徽巡撫。復蒙垂詢閩省督撫飭臣保舉大臣。開列請簡。封疆將帥。乃朝廷舉措之大權。如臣愚陋。豈敢干預。嗣後如有所知。堪膺疆寄者。隨時恭疏入告。仰副聖主旁求之意。但泛論人才。以備採擇則可。指明某缺徑請選除則不可。蓋四方多故。疆臣既有征伐之權。不可更分黜陟之柄。風氣一開。流弊甚長。辨之不可不早。尋遣將擊走徽州萩港之敵。復青陽太平涇縣石埭。國荃會同水師。復巢縣含山。

和州並銅陵屬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隘。弟貞幹復繁昌南陵。三
山魯港。上以國藩前奏情詞懇摯。出於至誠。不再加恩。而進國荃。貞幹等
職。國藩駐安慶督師。奏請仍建安徽省會於安慶。設長江水師提督以下
各官。指授諸將機宜。以次規取皖南北府縣各城。國荃率師進圍金陵。蘇
浙李秀成等分道來援。大小數十戰。力卻之。二年五月。復江浦浦口。克九
洑州。長江肅清。因淮南運道暢通。籌復鹽務。改由民運。奏請疏銷輕本保
價杜私之法。三年正月。克鍾山。國藩令弟國荃會諸將合圍金陵。六月。金
陵克復。生擒忠王李秀成等。掘戮洪秀全屍。三日內斃敵十餘萬人。全股
殄滅。國藩紅旗奏捷。並稱洪逆倡亂粵西。於今十有五年。竊踞金陵。亦十
二年。流毒海內。神人共憤。我朝武功之盛。超越前古。如嘉慶川楚之役。蹂
躪僅及四省。淪陷不過十餘城。康熙三藩之役。蹂躪尙止十二省。淪陷亦
三百餘城。今粵匪之變。蹂躪竟及十六省。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。實爲
罕見之巨寇。卒能次第削平。剗除元惡。蔚爲中興之業。上覽奏嘉悅。諭曰。
會國藩自咸豐四年。在湖南首倡團練。創立舟師。與塔齊布羅澤南等屢
建殊功。保全湖南郡縣。克復武漢等城。肅清江西全境。東征以來。由宿松
克潛山太湖。遞駐祁門。疊復徽州郡縣。遂拔安慶省城。以爲根本。分檄水
陸將士。規復下游州郡。茲大功告成。逆首誅鋒。由該大臣籌策無遺。謀勇